

田中芳树 著

银河英雄传说

怒涛篇



第7集

银河英雄传说

7

怒涛篇

作者：田中芳树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日本电视小说精品

银河英雄传⑦—怒涛篇

田中芳树一著

蔡美娟一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3—8/I·1029 定价:12.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1)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32)
第三章“诸神的黄昏”再现·····	(58)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及其他·····	(78)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100)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118)
第七章 冬蔷薇的勒令·····	(145)
第八章 前途遥远·····	(163)
第九章 祭典之前·····	(185)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伯爵阁下！您也已经有相当的地位了。从连一般平民也难以忍受的贫贱生活要走到这个地步，一定花了您不少苦心吧？”

“哪里，您这么客气让在下不胜惶恐。侯爵阁下您一定也了解，因为我人生的出发点就是阁下的终点了。”

——这是旧帝国历四八七年一月一日，威尔赫姆尔三世侯爵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新无忧宫黑珍珠室所举办的新年庆祝会上的交谈。两天之后，罗严克拉姆伯爵率领着远征军朝伊谢尔伦要塞前进。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I

当银河帝国统帅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了参加御前会议而跨着大步走进指定的会议室时，已经有两名同伴先到了。这两个人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两位元帅。人称“帝国三长官”很通俗读物是地共聚一堂。

这三个人从外表看就显得极为不相同。一个是头发半白、装着义眼、身材纤瘦而血色不怎么好的军务尚书；第二个是有着深棕色头发、右眼黑色、左眼珠蓝色，素有“金银妖瞳”之称的美男子统帅本部总

长；第三人则是有蜂蜜色头发、灰眼珠、个子较为矮小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后两者不只是单纯的同僚而已，他们还是长久以来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这三人都正值少壮之年。

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历元年—0月九日。

费沙星才开始其为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本营所在地的历史。这一年九月，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放弃了长达五世纪的帝国首都行星奥丁，把他的宝座移到至去年为止尚歌颂着治外法权之春的费沙去。距离他戴上皇冠还不到—00天。

在首都延至费沙之后，皇帝莱因哈特把大本营设置在他还没有戴上帝冠之前，于“诸神的黄昏”战役中充当临时元帅府的旅馆中。不管是当时或现在，这家旅馆在设备或格调上都没有太高的评价，但是，和宇宙港及都心之间的联络却很方便，这大概它唯一的商业价值。这一点或许是莱因哈特选定此地的理由，不过，这位年轻貌美的征服者具有和本身的容貌及才能并行的尊重实用性的精神，却也是原因之一，甚至连旅馆内房间都只是适合一个普通的单身汉居住的摆设。

罗严塔尔走进的房间也只是一间谈不上豪华的平凡会议室，家具的价格或许昂贵，但却没有值得称道之外。只有一面墙上装饰着不解放前才制定的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旗，这面旗帜对这个没什么个性可言的旅馆中的一室放射出压迫性的光芒。

以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军旗是黑底配上金黄色的双头鹰。现在这面旗已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有金黄色的滚边和鲜红底色的军旗，中央则配上了金黄色的狮子像。

这面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军旗被称为“黄金狮子旗”。在创意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独创性，它之所以让当时和后代的人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象征着拥有这面军旗的金黄头发的年轻人及跟随他的从将官。

而在这间房间里面的三名元帅就是所有将官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地

位、功绩、知名度都紧紧跟在皇帝之后，奥贝斯坦身在总司令部及后方，其他两人则在前线，参与无数的战役，同时赢得同样多的胜利。尤其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被称为“帝国又壁”，和年纪轻轻就世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帝国军的常胜军。“疾风之狼”以三十一岁，“金眼妖瞳”以三十二岁的轻轻年纪就爬上了军人生涯的最高峰。跟在他们后面的后进或许有之，但是，却没有人有能追过他们。

罗严塔尔朝着先到的两个人行注目礼后坐了下来。由于这是正式的场合，他断不能无视于一向不和的军务尚的存在，而只顾着和密友米达麦亚谈笑风生，这种事应该在其他的机会及场所做的。

“陛下什么时候接见？”

罗严塔尔问道，不过，那只是形式上的发问。他的密友回答他：“大概快了吧？”罗严塔尔这次把箭头对着军务尚书说：“陛下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理由？”

“或许是为了连列肯普的事吧？”

这正是重要的事。

“是啊！舒坦梅兹提督有报告进来了。”

“怎么样？”

奥贝斯坦用义眼看着发问的罗严塔尔和把身子微微探向前的米达麦亚，然后回答道。

“连列肯普已经命丧黄泉了。这几天遗体就会送回来了。”

军务尚书提到了驻军在自由同盟领土的正中央干达尔星系的行星乌鲁瓦希上的一级上将的名字。今年七月，驻同盟的高级事务官菲尔姆特·连列肯普一级上将被同盟军的不法分子强行拉走，使得舒坦梅兹不断地和犯罪集团及同盟政府进行交涉。

“啊，果然……”

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自从连获连列肯普被绑架的消息之后，大家

都认为他生还的机会几乎近于零。这是在动乱时代选择了动乱人生的人们特有的嗅觉,也是一种常识。

“那么,连列肯普的死因是?”

“自缢。”

军务尚书的回答极为简洁,声音也极其低沉、干涩,但是对听话的人来说,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渗透力。两位沙场上的名将不禁无言对视。有着充满活力的灰眼珠的米达麦亚歪着头说道:

“那么,连列肯普的死不能归罪于杨威利吗?”

米达麦亚这样问,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对于今后军事上的决定及行动,他必须要了解皇帝莱因哈特及军务尚书的意思。

“如果处于顺境,连列肯普断无自杀的理由。很明显的,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杨威利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更何况他也不做辩解,现在也还在逃亡当中,问罪于他也是不得已的。”

“杨威利”这个名字对同盟军或对帝国军而言,都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在同盟军的提督中享有不败盛名的他,在同盟屈膝于莱因哈特之后便退役过着退休的生活了。连列肯普以前在战场曾两次在杨的手下,这种屈辱是令连列肯普难忘而且也难以释怀的。或许他就是在监视杨的一举一动,却仍然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情况下想逮捕杨,却反而遭到难以反抗的袭击吧?事情在没有办法表面化的情况下,所有枝微末切都只能用推测的。但是,败北的沉重心灵重提模糊了连列肯普的判断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被赋予了超过他本身能力的职责,这件事似乎成了皇帝莱因哈特在人事上个极罕的失败例子。

米达麦亚交抱着两手。

“连列肯普是一个对部属极其公正的男子汉哪!”

“很遗憾的,杨威利不是他的部属。”

连列肯普的缺点有于缺乏对敌的宽容及思想上的弹性,这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亚也好，他们不无哀悼同伴的同情，但事实上，他们对敌手杨威利的评价原就高于那个不幸的同伴，所以，如果发生了和现实相反的情况，或许他们反而会觉得很失望。关于这一点他们个都有共识，不过，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情却还没有透明化。

以前莱因哈曾感佩于杨的力量，而有意要他加入帝国军的阵或，或许到目前为止，他也还没有完全死了这条心。在知道了主君的这种心意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心中都表赞同；但是奥贝斯坦却极为有礼地、但又态度强硬地持反对意见。当时奥贝斯坦主张，如果非要杨加入帝国军的阵容，就一定要杨遵守以下的条件。

“当时你主张什么样的条件，我实很有兴趣知道。”

“你想听吗？罗严塔尔元帅。”

“不，不听我也知道是什么。”

“哦……”

“你的意思是要让杨任职旧有的同盟领地，支配他的祖国，并让他去讨伐以前的同志罢？”

奥贝斯坦只是一味地拨弄着他的手指头，脸上的肌肉及声带似乎连动都不想动。罗严塔尔用他那金眼妖瞳的锐利眼光，凝视着贝斯坦的侧脸，微微地弯起了嘴角。

“这就是你的想法吧？试炼人才比让人才集中在陛下的身旁还重要？”

“集中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认清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吗？”

“难道每一个在陛下身边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审问吗？很好！那么，请问又该由谁来确认审问者本身是公正而且忠于陛下的呢？”

面对这么苛刻而猛烈的讽刺，义眼军务尚书至少在表面上是回之以

漠然的反应。

“这让你们来执行就行了吧？”

什么意思？罗严塔尔不出声，用他那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睛质问道：

“姑且不论缺席，帝国的兵权实际上是在你们两位手上。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时，一定会有办法将我排除的吧？”

“军务尚书似乎有所误解。。”

罗严塔尔的声音充分出他露骨的反感，米达麦亚勉强咽下自己即将爆发的怒气，提心地看着自己那亲密的朋友。凭着十年来的相交，米达麦亚知道罗严塔尔不是一个容易犯上的男人，但是却常常在言语表现上有过度激烈的反应。

“误解？”

“我是指关于兵权所在一事。我们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后权是由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全权掌握的。我自己，或者是米达麦亚司令长官都只不过是陛下的代理人而已。照军务尚书的说法，似乎有意唆使我们将兵权纳为已有……”

这种说法原像是奥贝斯坦贯有的辛辣言喻。军务尚书经常的义眼中闪着冷漠的光芒，一抓住辩论对方的弱点就会说出让对方脸色涨得鲜红、无言以对的狠话。尽管现在立于防御的立场，奥贝斯坦仍然冷静异常。

“这真令我感到意外。如果以你的论调来看。那么我对陛下是不是公正，似乎从一开始就无需你劳心了。我的公正只要取下来判断就可以了。”

“真是诡辩！”

“你们还不停止吗？”

米达麦亚用左手掌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大喝一声，军备尚书和统帅本部总长于是结束了规模虽小但极其苛刻、猛烈的唇枪舌战。低沉的呼

吸声很难以去判断是发自何人，但是瞬间之后，罗严塔尔重新把身体深深埋进沙发中，而奥贝斯则站了起来。消失在洗手间。

米达麦亚有用一只手扰了扰不太整齐的蜂蜜色头发，故意发出了揶揄的声音。

“原本我以为和军备尚书斗嘴是我的工作哪！这一次竟然由你来出头了。”

被密友这么一说，罗严塔尔只能苦笑着。

“别讽刺我了，米达麦亚，我自己也知道刚才的举动太过小孩子气了。”

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很不可取地为战斗的情绪所控制，那都是被贝斯所具有的冷漠气质所刺激而一时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所致。

米达麦亚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有些犹豫，这一点并不是像他的作为。

奥贝斯坦灰着脸回到室内，空气中微微荡着一触即了的火药味，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沉默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他们的皇帝飘着一头金黄的头发，修长的身材裹着黑银色交织而成的军服姗姗而来了。

II

“皇帝用他自己的生命和生涯来表现自己。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诗人。”

这是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对他主君的评语。这大概所有跟随着这个年轻的霸者身旁的通将们一致的想法。即使是那些不会去深思的大河流向何处的人，也不会对因跟随着这个年轻人而使自己也名留千史一事感到丝毫的怀疑。

高登巴姆王朝盗取了宇宙，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征服了宇宙。”

一部分的历史家的评语虽然不一定公正，但是，和即位前的政略及即位后的弹压大相逕庭，和反历史轨迹而行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霸业倒是充满了刺激人们的罗曼蒂克心态的光彩。

自从一十五岁上战场以来，莱因哈特大概有七成的时间都奉献在军神的祭坛上。他在战场上的以及周围的无数成功都是靠其本身的智略及勇气缔造出来的。以前批评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们，不禁要对胜利女神明显地偏爱他一事咒骂连连。然而，莱因哈特总只是命令女神给他与其力量相符的战果，他从来不曾依赖过女神的垂怜。

莱因哈特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是屹立于历史上的名将，但是，他是否是一个明君则尚待时间的考验。

他在任职旧银河帝国宰相时所做的各种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是很值得赞赏的。历经五个世纪之久，沉淀于历史底部的腐败及颓几乎被他一扫而空，特权阶级也因此被逐到时间的坟墓当大概没有其他的统治者像他一样，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完成那么大的业绩。

然而，对明君而言，最大的课题便是维系明君的声名于不坠。以明君的姿态出现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结局收场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一个君主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宪君主可以把一部分的责任委交给宪法或议会，但是一个专制的主君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欠缺责任感的人或许还比较好收场，倒是那种想当个明君却屡遭挫折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坏的暴君。

罗严克拉姆不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九代皇帝，而是罗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的皇帝。而在继任者还没有诞生之际，他应该也算是唯一的皇帝。现在，“新帝国”不是依赖传统及制度，而是靠着至高者个人的力量及人格耸立在历史的激流中的。这个基盘显得太脆弱了，而企图利用制度及血统使这个王朝强化及永续化，便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着眼之

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皇帝已经知道连列肯普的死讯,但是,当他接到军务尚书重新整理过的口头报告时,仍然持续了短暂的沉默。当气氛沉寂下来时,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看来不像是病人或死人,倒像是用水晶雕刻而成的雕像一样显得有些无机质感。不久之后,雕像发出了声音,这使得他看来恢复了不少生气。

“连列肯普原本就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但是,他也不是罪大恶极至需要被强制致列的男人。我深表遗憾。”

“陛下是不想到要将罪过最到某人身上?”

罗严塔尔冷静但尖锐地问道。他并无意批评莱因哈特。身为统帅本部总长的罗严塔尔必须了解皇帝想把罪过委至任何人身上,他好准备动员帝国军。是要追击逃亡中的杨威利呢?或是要求束手无策、甚至任凭事态恶化的同盟政府,履行“巴拉特和约”的义务?或者反过来要同盟政府去追击杨呢?不管是做哪一种判断,都已经超过纯军事范围了。

同时罗严塔尔心中有一种希望年轻的主君能给他一个不平凡答复的私人感情。对于聪明、敏锐如他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难以整理的心理要素。当高登巴姆王朝的权力结构看来还是屹立不摇,紧固不可侵犯的时候,罗严塔尔就和密友一起投效到莱因哈特的麾下了。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全权委交给没有门阀背景,只有二十岁前后的年轻人。而这个选择似乎有所回报了,罗严塔尔以三十二年纪就跃上了帝国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宝座。当然,他本身也具有以与其位相符的才能及功绩。他在战场上立下了无数的武勋,对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及王朝霸权的树立有着极大的功劳。

在这期间,他在战场以外的场所也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两年前,时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末期,相当于半个莱因哈特的齐格飞·吉尔菲

艾斯，为了保护挚友被暗杀者所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大家都担心莱因哈特会因为这场巨大的冲击及悲哀而陷入人格崩溃的绝境中。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罗严克拉姆一党却面临了最大的危机。当时，采用了奥贝斯坦辛辣的策谋，主导打倒背后的敌人立典拉德公爵的行动者便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如果光是奥贝斯坦如此主张，恐怕是无法怂动其他的提督们的。由于这次行动的决断力及指导力，他们两人——“帝国双壁”——确立了自己光辉耀眼的宝石地位。

这些行动、功勋都在增加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巨星般的光芒。关于这一点，罗严塔尔并不感到有任何的不平。他心灵深处不稳的部分只有在巨星的光芒出现阴霾的时候才会激烈地动摇。或许是因为罗严塔尔希望也忠诚的对象是一个完美的人。

不管是罗严塔尔的自负或者是客观的评论。罗严塔尔的才能和气度都远远超过高登巴姆王朝历代的皇帝们甚多。而要统御这样的他，当然必须要具备有凌驾他之上的才能及宽大的气量及深沉的大格。

他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向以单纯、明晰而且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自我要求。罗严塔尔对其正确的选择敬爱有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可能追随其后的。

……莱因哈特应该也洞察了统帅本部总长简短的质问中隐藏了被压缩了膨胀心情。年轻的皇帝轻轻地拢起覆在他白晰额上的头发，顿时，室内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这当然是他无意识的动作。在他的生涯中，他从来不曾以自己的美貌作为武器。不管他的美貌是如何地出众，然而，他自己本身在这方面却没有任何的贡献，功劳应该归于和他所憎恶的父亲，及和亲爱的姊姊相较之下，印象显得极为淡薄的母亲的血统。因此，美貌不是他想夸耀的重点所在。然而，尽管他本人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但他那令雕像也不禁为之黯然失色的美貌及华丽的动作处处都让旁人不得不发出赞叹的

声音。

“与其惋惜去年的葡萄酒不好喝，不如好好地研究今年所种的葡萄品种，这样或入场会比较有效率。”

这个回答似乎有避开主题的嫌疑，但是，罗严塔尔并没有不快的感觉。莱因哈特的才华及智略从来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我倒是想趁这个机会，利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的闲隙，把那个异才到我的麾下。军务尚书你认为如何？”

“应该是可以的。”

年轻的皇帝长长的睫毛间闪着意外的表情，奥贝斯坦用他两只义眼凝视着皇帝，慢慢地说道。

“但是，应该利用杨威利切断自由同盟的命脉，这是条件。”

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他那像是用古典派画家的笔细致的描绘出来的眉毛。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带着咋舌的表情无言相视。没想到军务尚书竟然堂堂地提出了刚刚还被统帅本部长批判的方案。

“杨威利如果臣属于陛下，就等于抛弃了他以前所属的国家，否定了他以前的战斗的理由了。如果是这样。抹掉任何一个会成为他日后三心二意的要素也是为他自己好啊！”

“.....”

“但是，下官不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莱因哈特坐在沙发上翘那双长长的腿。他把手肘枕在扶手上，把像要透视人心般的锐利眼神投向军务尚书。

“杨威利不可能服从于我，这就是你想说的话罢？”

“是的.....”

军务尚冷然地避开了可能会被解释为主君的才能不足的答复。他的大胆，或者该说是感觉迟钝，连极端讨厌他的其他两位元帅也不得不为之侧目。

“再说，就算杨威利愿意臣服于陛下跟前，什么样的地位、职责才适合他呢？如果安插的地位过小，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如果过大，也可能引起其他人的不安。”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但是，一旦杨成了皇帝的臣下，就一定会成为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竞争对手。杨有可能凌驾他们之上，统合旧盟的势力而稳坐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是必须加以排除的。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开山始祖莱因哈特，可以说是在半世之内急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主君和臣下的关系尚未制度化，传统也还没有成立。足以取第一位而代之的第二把交椅是不能存在的。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麦亚也罢，对于自己身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的臣下、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朝臣，大概意识也都还很薄弱。更何况如果尚抱着披彼此并不是君臣而是盟友关系的想法的话，君臣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下去了。组织化、传统化了的忠诚心正是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永续存活的要素，所以，目前的关系不是“皇帝和朋友”，而是“皇帝和臣下，这应该是唯一的关系。”

“……我知道了。杨威利的事就先搁着吧！”

莱因侯特不说他已经完全死心了。或许是控制自己不要再紧紧追问吧？奥贝斯坦也沉默了。

“尽管如此，连一个杨威利都容纳不下民主政治不是显得太偏狭了吗？”

莱因哈特心里想着，不觉说出了口。渥佛根·米达麦亚对此有了反应。

“话是没错，但是，陛下，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运用缺席的人。陛下的英才也不见容于高登巴姆王朝呀！请陛下想想不久前的例子。”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啊！”

莱因特苦笑道。脸上已经没了那股热劲。罗严塔尔看在眼里遂问道：

“那么，陛下，应该怎么做呢？要趁着连列肯普亡之际，一口气并吞同盟所有的领土吗？或者要暂缓脚步？”

“帝国军倾巢而出，快刀斩乱麻也是可以，但是，那些共和主义者们正热情地狂舞着，我们不妨就先站要高处看他们张牙舞爪，直到他们疲累了为止。”

莱因哈特如此说道，似乎有意要控制自己的霸气似的。三个元帅都有些感到意外。难道光是把大本营移到费沙就能满足皇帝的英气吗？皇帝那只白皙的手把玩着垂挂在他胸前的坠饰。

年轻貌美的皇帝那闪着金黄色光辉的头发上方，和他的头发呈现同样色泽的狮子无言地咆哮着。三位元帅同时朝着军旗和皇帝行了一个礼。每个人的眼各怀着不同的感怀及思绪。这个时候，对着正要退出的三个元帅答礼的莱因哈特，其微微闪着对自己本身些许的焦躁和不安。

罗严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列肯道夫少校，为了几件统帅本部的事务有待上司的裁决而在室外等着。结束了御前会议退出室外的金眼妖瞳青年元帅和有着蜂蜜色头发的密友。轻轻地打了声招呼便往走廊上走去，一边接过部下呈上来的文件。他快速地看过之后便立即下了指令。他那明确但略带机械性的语气让副官觉得有些异样感，副官看着上司，但是，罗严塔尔心灵的悸动哪是一个外人所能透视的？

……皇帝，请不要给我反抗的空隙！我是为了你做为历史的舵手、拥立你、夸示你的军旗而来的。请不要让我后悔我的选择，你应该随时随地地走地我的前头。而且必须永远散放着傲人的光芒才对。消极或安定岂是你的光源？

无人能匹敌和霸气及行动力，才是你真正价值所在啊……。